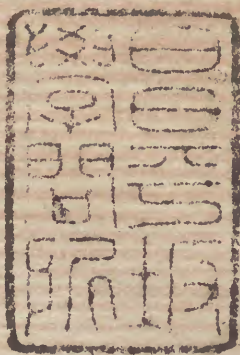


辭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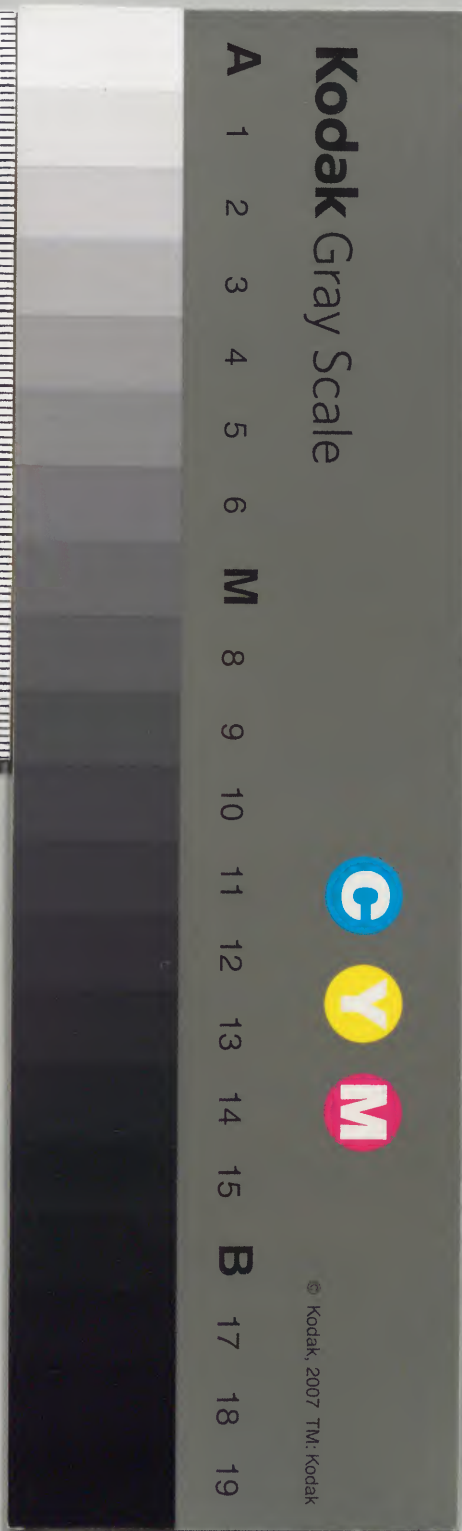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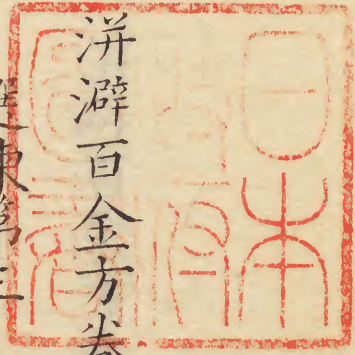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九 | 五 | 六 | 四 | 漢書門 |
| | | 七 | 二 | 一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 亮 | 九 | 五 | 六 | 漢 |
| 函 | 一 | 二 | 一 | 書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9561 | |
| 冊數 | 10 (3) | | |
| 函號 | 299 | 271 | |





併游百金方卷三

選練第三

訓練

練射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

練心

練技藝

額兵

鄉兵

選鋒

練方向

練手足

練行伍

土兵

民壯



才能

技藝

併游百金方卷三

惠麓酒民 編次
湛華居士 重訂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
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擐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
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則鋒宜選矣法曰無制之兵有
能之將不可勝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則練當
精矣輯選練

訓練

總引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則三令而五申之矣。司馬法曰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守令何獨不然故必諄諄開導勸誨如父之訓其子兄之訓其弟師之訓其徒使之忠義發動利害分明而後身使臂臂使指如一人焉。越之圖吳必十年教訓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閱訓兵六章字字激切當為練兵之首務。

忠愛

論爾眾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忠君愛是愛國。

凡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親可見君與天地覆載一般與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蟻尚知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飢號寒的父母生身亦多有賣男鬻女的你們日食月糧安享豢養比天地父母恩更大你再看世間人畊田的完糧做工商的納稅就是遊手遊食的也當丁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朝廷將百姓點點膏血都破費在你們身上這是為何就髮膚盡捐尚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賣貪懶偷閒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操練便道辛苦一旦有事又只顧身子不

顧國家如此忘恩背義的人鬼神也不容况國家有事連你身子真在何處試清夜捫心渾身汗下你們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誠時刻提醒一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振發筋骨自然抖擻遇有警報就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肯退轉你看從來忠臣義士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岳武穆從軍士起家背上刺精忠報國四字你們須切切記着

敢戰

諭爾衆兵你們既發了忠愛念頭切須要敢戰如何叫做敢

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亂臣賊子若去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拚得性命今日你們安安稳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拚命殺賊的好漢朝廷竭百姓的膏血養你們原說這都是我拚命殺賊的好漢及至上陣却便畏縮究其病根只是一箇保性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脚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豈但斷送了一人性命衆人見了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被你斷送了就走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箇饒得你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况性命是閻王注定的若是命該死一場傷

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軍中揮戈策馬只是一點不怕死的心腸奮激出來班超三十六人橫行鄯善諸國謝元八千破苻堅八十萬這是何等氣魄切須聽着

守法

諭爾衆兵你們既要敢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律例是皇帝苦心要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你這性命留得麼搶奪人的不問罪你這衣服留得麼況在軍中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効尤被賊趕上豈不送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効

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敵人古大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徇者這菜值得多少正怕人人効尤既取得菜便取得別樣物件搶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怕他不恨賊而恨他反思順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麾下士取民一箬笠泣而斬之這麾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同鄉齊有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這莊賈是齊君幸臣苴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幸臣漢蕭何薦韓信築壇拜將蕭何闖轅門韓信立斬其馬這蕭何是韓信恩主只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恩主漢文

帝夜至周亞夫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明入營文帝要馳馬主令者曰軍中不馳文帝只得按轡徐行可見這軍令憑他恁人犯不得我今日與你們便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爲上陣時節單看這法來保全你們性命思之慎之切須聽着

勤習

諭爾衆兵前教你們敢戰只是不怕須有寔寔落落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如何不勤習你習

得手段高強決能殺賊若是不如決爲賊殺不勤習武藝便是不。要。性。命。也。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原。從。小。卒。做。起。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須。是。着。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實。落。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欺。瞞。官。府。臨。陣。却。用。不。着。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立。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鳥。銃。手。須。要。眼。看。兩。焰。星。銃。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纔。會。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頭。進。前。只。欲。馬。脚。人。脚。步。步。防。槍。牌。向。槍。遮。刀。向。人。砍。方。妙。又。如。長

槍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決然虛應故事、不得官府捺演、猶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眠思夢想、定要一日高似一日、憑他恁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目習、耳習、心習、手習、足習、韓世忠、寘背鬼軍五百人、朝夕操練、一可當百、順昌之捷、金兀朮望見旗幟、便走、岳飛每休舍、即令軍士穿重甲、學跳濠法、所向無敵、你們聽着、

敦睦

諭爾眾兵、如今你眾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叫做敦

睦、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間有等刻薄的人、談人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輒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天空地濶、世界沒一處安頓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你們今聚在一處、便是前世緣分、主將就是父親一般、你們長者為兄、幼者為弟、要如親生一般、你不見那中舉中進士的、東西南北各處人、一時同榜、便叫年兄、年弟、你們同營當兵、與他總是一樣、今日各行各坐、各衣各食、你不靠我、我不靠你、便不敦厚和睦、似覺無妨、到那上陣廝殺的時節、性命只爭呼吸、那時得箇

人來一臂相助，不但保全性命，更可殺賊立功。如此關係甚大，不是平日相好，安得有此？所以勸你們敦厚和睦，有無相通，患難相救，衣食相照顧，疾病相扶持，小便宜莫討，小口舌莫爭，有酒同飲，有肉同吃，手段高似我的，敬他；學他，莫妒忌他；手段不如我的，愛他；教他，莫非笑他；口口相約，心心相念，只是回顧那上陣時一着，我性命須索你救，你性命須索我救。安得不如膠似漆，況這良心，何人不有，你敬他，他還敬你；你愛他，他還愛你；這狠心，亦何人不有，你罵他，他還罵你；你打他，他還打你。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

家。平日一團和氣，上陣時是然。我救你，你救我，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至今關王英靈，人人敬仰，你們聽着。

信義

論爾衆兵，你們與人既要敦睦，自己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信義兩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裡念的如此，口裡說的如此，今日說出這話，終身守着這話，不指東說西，不將無作有，不一見利害，便改頭換面，使人人都信得你過。這纔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己道理，盡自己職業，視君上如父

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負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爲一切犯名分壞綱常的事斷不肯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倚朝廷也仗賴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無信變詐欺誑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箇騙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負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個沒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揚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拿住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靈輒感趙盾一飯之德遇難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等有義至今名揚千古你們聽着

選鋒

卧彪

北魏李崇深沈有將略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濶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突將

蠻寇將至西川。刺史楊慶復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旦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

馬燧教騎

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乘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李抱真教步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乃籍戶三丁得一。壯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

高宗文屯練卒

唐高宗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選兵議

凡選兵者。或取豐偉。或取武藝。或取力大。或取伶俐。皆不可

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輒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爲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爲尤重。夫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卒之畏將。甚於畏敵也。進未必死。退必不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諫論。

也。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迫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於此喻者。可以知練膽矣。夫使大將登壇。懸數萬金以待。而士卒亂行者。立斬數人。吾雖懦。猶能驅市人而戰之。今將傾手中無一錢。而治軍罪止于貫耳。不有千金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然而練膽之說。施之于少年。則易。

施之中年者難。郭都督成與曾一本戰而馘之也。試問冲鋒陷陣者誰。則皆左右諸少年。度其年不過二十上下而已。蓋少年氣銳。不知死活。易于鼓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也。軀幹豐偉。武藝精通。力大伶俐。而兼有膽氣者。上也。必不可得。則寧取膽耳。

練射

李悝練射

李悝為魏文侯上郡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

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种世衡

宋种世衡在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蘇軾弓箭社

蘇軾乞增修弓箭社條約。曰。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扈、种世衡等。專務整緝。

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故元
吳復臣今河朔西路備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
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
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鉏佩劍
而樵出入山坂飯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
番巡邏舖屋相望本土有盜不護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
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益親戚
坟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哉

課射法

范仲淹韓稚圭經略西夏時令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宜
采訪其遺法增損其約束在城者分為四社鄉鎮每鎮立一
社村庄相近者或三五村或十數村各自為一社聽從其便
擇寬大廟宇一所為講習韜畧處擇空閑平地一段為演習
弓箭處在城四社各聘善射者一人為社長武藝超羣者二
人為社副善書二人為社錄村鎮亦然不論軍民士商願入
者聽古者士大夫亦學射澤宮卿相之子亦嘗戍邊所謂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何耻之有每社實武經等書時時講習三

六九日習射一次。如督力過人。家貧不能實弓矢。本社好義富家代實者。給牌優獎。社約既定。每季有司親赴各社較射一次。有射箭命中。韜略精熟者。賞木人。仍賞社長。民間宴會。卽以射箭賭酒。猶勝于行令。遊食無賴。卽以射箭賭錢。猶勝于樗蒲。有犯罪當罰者。卽以射箭多寡減等。犯罪當責者。卽以射箭中否減數。于尋常遊戲間。學得一救命之方。有事可以禦外患。無事可以消內憂。盜賊不敢生心。奸細聞之遠遁。有利無害。曷不舉而行之。

武弁射

守備千把總等官。每遇督撫入境出巡。官評冊揭。其應薦獎戒。大都不盡在弓矢。是以繩文官之法。繩武弁也。夫武弁之放浪不簡。有玷廉守者。自應懲戒。而武技尤其本等。其職業之修不修。一較射而知之矣。如能每月各武弁俱赴演武場較射一次。倘遇督撫按部。應報冊揭內。卽以屢次之不中箭者。盡行開報。與放浪不簡者同戒。卽有素行應戒者。倘能射中多。亦得宥免。則諸弁知所重在射。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衆矣。

武士射

文學生員。有歲考。科考。院課。月課。不一而足。而武生何獨不然。倘能亦如課文士法。設武學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分別等第。報縣報府。府縣亦以書院課文法。月一試之。分別高下。報之上臺。上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有能挽強命中。百不虛發者。不次擢用。諸民間子弟有能射者。另冊送考。取入武學。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荒廢考居下等者。亦行學黜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彈力習學。而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古有鄉射。今天下儒學。皆設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諸士子。惟工擊イノカタ。竟不知弧矢為何物。即射圃亦鞠為茂草矣。無乃非立法初意乎。如能每月府縣官亦以月課法。親閱一次。分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輒破的者。破格優禮。而不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官評亦即于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必率其士子。以競力于射矣。

考試射

生員歲考。科考。分別四等。童生考試入學。皆品評其文義。而諸生童亦皆以工拙自安者也。乃每當府縣考試前後。求續

取。或告考者。纍纍不可勝數焉。夫生童之欲得者名耳。今議于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有能射多中者。府縣各于原案外。盡行拔取。另造一冊。送院收考。其文義稍通者。一例拔取入學。以示鼓舞。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射進者也。此之童生。是以文義兼弓矢進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員之考優等。不願射者。無論矣。其三等以下。至四等。發案後。有自稱能射。及冊報。屢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于八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重之意。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相率以競力于射矣。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強。遠則力弱。所以箭必近發。發乃奇中。今後習射。不用張鵠。日以三尺許長小棍。實地四十步內射之。射到矢中。棍射賊必無虛發矣。

攢射法

安人形把三箇。顏色各異。用聲音響亮者一人。執一紅旗。在其所指。無不中者。蓋敵人中。有領衆頭目。只射殺頭目一人。衆敵自然敗走。此擒賊擒王之法也。

軍中威望。莫重推標。一將見擒。三軍之膽盡寒矣。守城合

戰。俱宜如此。

攢

射

圖



練方向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為南。行為火。火之色紅。神為朱雀。卦為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為北。行為水。水之色黑。神為元武。卦為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為東。行為木。木之色青。神為青龍。卦為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為西。行為金。金之色白。神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方為中。行為土。土

之色黃。神爲勾陳。卦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俱舉。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

之指南也。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

五兵之爲用多矣。然古人行師。第曰祭旗。曰釁鼓者何也。蓋以金鼓旌旗。乃一軍之耳目。尤爲喫緊耳。若金之不退。鼓之不進。麾之而不從。移指之而不從。死雖有百萬。何濟于用哉。所以戚將軍南塘分付軍士云。你們的耳。只聽金鼓。如播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退回。你們的目。日間只看旗幟。夜裡只看高。照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

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不動。就是主將。日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有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練心

勝敗無異術也。士卒之心。畏敵甚于畏將。卽敗。士卒之心。畏將甚于畏敵。卽勝。欲其畏將。亦無異術也。千金之賞。懸之于先。猛虎之威。迫之于後。雖驅市人。可以戰矣。古之善用兵者。揮金如揮土。殺人如殺草。綽有至意。只如今日。銖兩以爲賞。

鞭貫以爲威。欲其畏我。侮敵以講練心之術也。難以企矣。

練手足

練手使之屈伸便利。提挈敏快。練足使之進退合宜。往來合法。然非徒手空足而練也。手足便捷。全繫于器械輕利。古法云。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手無搏殺之方。徒驅之以刑。是魚肉士卒也。器習利而無號令。以一其心。金鼓以一其耳目。雖有藝與徒手同。三軍旣悉吾令。則當精夫藝。藝與法令並行。則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聚而分之。何手足之不指揮如意哉。天生飛潛之物。授以爪牙鱗

甲蹄鬣人而無此故昇五兵代之夫天有五行以應五兵長短相救勢所必至制器篇詳之矣

練技藝

教兵之法。練膽爲先。練膽之法。習藝爲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入發。先入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勢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歸于一二。勢有一二。言包括有餘。有百千言形容不盡。詎可謂其無精微之理而易言之乎。爲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套欺之。而我兵之習于

藝者。亦惟以虛文之套爲尚。故終年練習。而竟無精兵。無怪也。今之技藝。花法勝而對手功夫全迷。只要盤旋上下。滿片花草。試問弓矢疎密之法。又鈚奮搏之法。刀槍擊刺之法。藤木二牌起伏之法。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茫然不解矣。安望其對敵不怯而走哉。

練行伍

練兵須求實用。十人可用。勝百千人無用者。然欲得實用。不過伍法精熟。竒正相生而已。陣隊之法。卽一人所習之法也。一人之間。有五體焉。身爲中。二手二足爲左右前後。五者變

化不可勝用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于五萬五十萬人之間。同一法也。有人問命大猷。兵法孰為最要。曰。節制二字。兵法之大要。分數分明。步伐止齊。八字。節制之條目。七書千萬言。八字該之矣。明此八字之義。于兵思過半矣。靜亦靜。動亦靜。後人發先。人至。致人而不致于人。隨機運用。微乎神乎。今督撫閱兵操練。皆是虛套。但要周旋華米。如同戲局。就操一千年何用。人馬如何調度。對陣如何廝殺。賊據山岡。我在平原。如何攻圍。賊在平原。我臨川澤。如何敵。聞賊伏山谷。忽然邀截。如何冲鋒。策應之兵。如何疾如風雨。

追逐之兵。如何勇如狼虎。誘敵之兵。如何伏如狐鼠。避敵之兵。如何藏若鷹鷂。號令如何習熟。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命衆。戰罷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隄防。消息如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酬。是在司閱者實實講求焉爾。

額兵

額兵者。各郡邑額設之兵也。國初額設以五千計。所以千計以百計。州縣又有常兵機兵。城守之兵。何處無兵。而其如吏不習兵。士不學戰。冊中白羽。呼之不靈。惟坐糜廩餼而已。一旦有急。如驅群羊。而當猛虎。寧有濟乎。故練之不可不亟。

也。

范仲淹大閱州兵

范仲淹知延州大閱州兵興營田以恩信懷來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所得上賜悉給分諸將居二年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大患遂稱臣請和又分州兵為大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

張栻簡閱州兵

張栻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

極按千疑當作十

夸俗尚仇殺閔入塞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慵惰栻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點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諭溪澗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

孟宗政忠順軍

孟宗政權知棗陽軍民逃而復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贍之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云

蘇軾部勒戰法

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

食其廩賜不敢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地。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威服。會春大閱。軍旅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定人言自韓魏公後。乃見此禮云。

孟珙寧武軍

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珙至鎮。招集寧武軍。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

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以李庭芝權施州。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襍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兵而出。珙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辛次膺治兵設險

辛次膺令蒲城。比至。寇已焚其邑。次膺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治兵設險。賊不敢犯境。一邑更生。

魏了翁較閱軍士

魏了翁知瀘州。奏葺城堞。精器械。出則較閱軍士。入則與諸生橫經課業。夸人望風而遁。

土兵

土兵者。召募土著之兵也。市井負販之夫。田野鉏耰之子。今日麗名于官。明日驅以應敵。是惡可爲兵哉。募之宜早。練之宜勤。吾民卽吾兵矣。從來難馴而易潰者。皆客兵爾。必土著之兵。根脚立定。然後可以懾服。客兵而盡爲我用。此輩有籍貫。有親友。有父母妻子。雖欲逃無可逃。食以厚糈。激以重賞。予以器甲。又可省轉餉之煩。較之徵調。召募何如哉。

韓愈召募土人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

燒縣邑。殺賊不辜。環其地數十里。莫不被其毒。握兵之將。熊罷。龜虎之士。畏懦蹙縮。莫有仗戈爲士卒前行者。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木軍有餽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消弱。人與賊不相諳悉。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于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可上聞行之否。

韓愈論淮西土人召募成軍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曰。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卑弱。羈旅異鄉。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倖劫。皆能自防。習于戰聞。識賊深淺。俱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脩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蘇軾論練軍實

蘇軾論練軍實策斷曰。二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

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其。無。事。而。田。獵。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饋。糧。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千。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少。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拱。手。就。戮。百。萬。之。衆。見。屠。于。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伐。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

續感籍民為義勇

紹興三十一年虜入寇。詔淮漢等郡籍民為兵。續感守荆南。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于主戶之隻丁。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皆有長。又擇邑豪為總首。農隙教以武事。官給其糧。至乾道閒。舉七縣之籍。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淳熙初。張拭為師。益修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為五軍。軍分五部。後四年。趙雄又增三千三百人。時十一年冬通為萬三千八百餘人。

薛季宣弓箭手保甲法

紹興末。武昌令薛季宣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法。五

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據地形利便。則為總。不限以鄉。總首副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圃。而旗幟亦別其色。紹熙四年冬。凡萬五千二百一人。荆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為兵。

辛弃疾招丁補額

辛弃疾知福州。福州前枕大海。賊藪也。俗悍易亂。無積貯。弃疾苦心期歲。積鏹至五十萬。榜曰備安庫。招壯丁補軍額。訓練有方。四境清閑。卒以抗直坐劾去。士民填哭巷滿。

鄉兵

鄉兵者。各鄉村團結之兵也。周官比閭族黨之制。為鄉兵之

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桓公以伯。漢唐後。宋有河東河北保毅護寨諸兵。利病半焉。明時流寇猖獗。在在議鄉兵。未見成功。先貽騷擾。蓋有兩難。其一則有司率皆逢掖之儒。未學軍旅。能必大人之吉乎。其一則才堪長子。權不在焉。亦未易成。節制之帥也。夫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今之率鄉兵者。敢殺一人否。雖千金之賞。未必得勇夫之用矣。惟權歸有司。而知人善任。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唯在擇任守令哉。唯在擇任守令哉。

崔銑鄉兵論

明嘉靖癸未。山東盜王堂起。議調邊兵。崔銑著論曰。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章句。登仕太易。鮮知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也。弛而莫支。莫甚于兵。舊制縣僉民壯。卽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多以傭奴充之。使之擒賊。如驅羊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五百人。次二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釀出一人。分爲兩班。揀拔悍勁。操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值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平居譏察逋竄。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負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

大司馬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數月王堂平。

趙完壁鄉兵奏

萬歷二十五年趙完壁奏。鄉兵之利有三。擾有五。嚴祛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轉餉之勞。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倏忽緩急。禍起變生。枹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此三利。人。人能言。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知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誰應之者。勢不得不計丁報派。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閭左而役。其擾一。

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責之自備。奸貪掾吏。又駕爲查驗之說。百方刁勒。其擾二也。器械驗矣。例應造冊報上。紙墨之費。官不肖出。而責之吏。吏復稟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府。府吏人索賄後收。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隨意晏早。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有罰。不中有贖。使民賣田鬻子而償。其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糜工。其擾五也。民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皆由于此。不北走胡。則南走越。是可。不爲之慮哉。故欲練鄉兵。先去五擾。

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阜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爲給予。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冊足以記名籍。紙字美惡。格式合否。不必太拘。官爲之可也。定操有期。早暮勿爽。有司勿怠玩視之。餘日放之歸農。勿故爲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少示懲戒。薄加鞭朴。勿迫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

趙懷玉鄉兵疏

崇禎四年趙懷玉疏曰。城守無如練鄉兵矣。以父兄弟之

兵。守柔梓父母之邦。誠便計也。愚以爲練鄉兵。必揆舊兵。今搜括已窮。豈能于原額外。再征鄉兵之餉。或曰。使貧者出力。富者出財。不費官一鎰。然好義樂輸之人。甚少。勢必報富戶。派之不給者。勢必以鞭扑強之。騷擾不可勝言。臣居鄉時。亦常勸富戶養鄉兵矣。沿門求之。竟不肖出。臣爲理時。亦嘗奉委查鄉兵矣。不過保甲牌中。輪流而出。以應操爾。何曾有兵。何曾堪用哉。夫鄉兵驍壯者不少。能使其枵腹荷戈乎。能使其裹糧聽用乎。上之人。惟美其名。而行之。下之人。亦承其令。而應之。隨造花名冊籍。而進之。輒云某州某縣有鄉兵若干。

有其名無其實也。有其籍無其人也。卽有其人皆賣菜傭爾。不待旗鼓相當而已。披靡矣。愚以爲當選鄉兵之驍壯者而汰額設之羸弱者以其餉餉之庶幾可行。

鄉兵救命書

呂坤鄉兵救命書曰。方今天下無真兵。人人不知兵。纔說練鄉兵。箇箇氣惱死。不管他日死活。且怨眼前騷擾。守土者離任之後。各有職業。只我鄉井人家墳墓親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離不了故園。奈何不爲久長之計也。自今以後。務要各鄉立個性命會。十月初一以後。三月初一以前。共四箇月。除

六十以上十五以下。殘疾衰病之人外。每一保甲。務選強壯百人。或長槍、火槍、鎗、斧、骨朶、齊眉棍、弓、矢、腰刀、火硫、繩、鞭、錢梢之類。各認一件。每日早晚習學。遇酒席。以此爲輸贏賭酒。如猜枚投壺一般。振作一番。如有武藝精通。能爲領袖者。公舉到官。給帖獎賞。如此。雖三五十強盜。不敢打家截道。縱使有賊攻城。亦知此處兵強人練。不敢生心。就來臨城。亦自膽怯。不敢持久而去矣。此事民間可以自爲。有司每月試聚較藝。行賞罰。以鼓舞之。可爾。

鄉兵勸諭

凡我居民聽我勸諭。目下歲飢盜起。却不商量。一箇擒拏盜賊保護身家性命的方法。只管聽信小人故意搖惑喧傳的虛聲。先自家慌做一團。把婦女衣物糧食頭畜亂行遷移逃躲。無論貧民乘機搶奪。只說爲甚麼。便輕易離了鄉井。今有一法。只有四箇字。叫做大家齊心。從今大家立誓。日日整頓器械。操演弓箭槍刀神槍大砲等件。纔是禦備事體。小人虛張聲勢。捏造訛言。正要我們亂動。他好搶掠。畧有識見的。怎肯墮他術中。若是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援大家齊心擒捉着他如何。搶掠俗語云。強龍難敵地頭蛇。我們土著居

民道路熟便。他們就是強壯。道路生疎。終怕我們四面圍捉。倘家家相扶持。村村相聯絡。遇一賊來。便都出門。大家齊心向前。難說賊頭都是好漢。他馬是沿路搶的人是沿路隨的。真正賊徒不多。古語道得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只用百十箇好漢。手拿百十條棗棍。打他馬腿。馬倒了。箇箇成擒。如賊到街衢。兩旁只暗用絆馬索。他馬如何敢走。若搶入人家居住。如前日某村擄掠財物。污辱婦女光景。就該捨了幾間房。一把火燒箇罄淨。若在村鎮外屯住。晚間暗堆柴積草。周圍放火。不怕他不勦滅。何故只聽虛聲。便都逃躲。讓路讓

屋讓酒飯與他。骨肉拆散。親戚飄零。家業被搶。妻女遭辱。就中自守的。反保全無恙。豈不是勇敢當先者。可護守身家性命。而慌怯逃躲者。反辱身喪家之一明驗哉。如今道院父母。爲地方費盡心力。募兵請兵。護守城池。催督我們團練鄉兵。且懸重賞。我們大家齊心奮勇保固一方。奏聞九重。名留千古。至一切功令賞罰。公祖父母自有不測之妙用也。先以此約轉相勸告。

鄉兵約束

鄉兵者。鄉自爲兵。共守一鄉。不隸于官者也。官兵領官糧。憑

官調遣聽主將統率。方可策應殺賊。四鄉離城寫遠。賊來先被搶掠。就使官兵出城迎戰。未免逗遛時日。况官兵那有許多。只好防守城池。安能一時四鄉策應。自今盜賊蜂起。我們鄉村不自家齊心保守。祇望官兵剿賊。恐官兵未到。而身家性命已難保矣。爲今之計。我們鄉村約在五七里內。可聯爲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約束。每村各擇立一總。一總下各挑簡精壯好漢。或用弓箭。或用火砲。或用槍。或用悶棍。或用砲石絆索。務要有膽氣。有力量。或有謀畧。能隨機應變者。酌量村之大小。大村四五十人。中村三二十人。小村十數。

人。各立花名文冊。村村相合。多則七八百。少則四五百。如兵止五百。則火砲手一百。弓箭手一百。長槍手一百。砲石悶棍。絆索雜兵共二百。如至多七八百。倍之可也。各村各家。照地畝糧石派銀。公貯聽用。時常合操訓練。遇臨陣時。每名給銀五分。如有仗義疎財。願多出者聽。貧者免派。止令跟隨衆人出陣可也。臨陣大家齊心。能鼓勇爭先。殺奪賊人首級財物者。大家湊禮稱賀。記姓名功績于冊。稟官旌賞。臨陣立脚不定。先自退逃者。記姓名退逃于冊。仍追銀入官公用。衆人稱賀有功之人時。還着他跪送酒食以示辱。兵至五百。立一勇

敢當先。信義字衆者爲正。四人爲副。營兵若干。俱聽約束。指揮用鼓八面。聞鼓則進。用鑼八面。聞鑼則止。相機施行。不可違悞。

鄉兵教習

教者教之以孝弟忠信。鼓動親上死長的肝腸。習者習之以武藝行陣。練熟護身殺賊的妙法。鄉間村夫。久不知兵。未免驚詫推諉。況無官長催督。誰肯帖然遵依。我想人雖村野。那箇沒有好勝爭強的念頭。如今被賊搶掠家資。淫擄婦女。何故讓他通不與他賭。只因平日不曾習得護身殺賊真武。

藝真本事。一見賊先自膽怯。常言道藝高入膽大。可見真武藝真本事。是你們安身保命的實在受用。何待上人督催。然後習學哉。今各齊本村有名鄉兵。自行立會。弓弩槍棒火器陣法。件件自相比試。或攢銀錢。或攢酒肉。如賭博取勝的一般。人人爭勝。自然漸漸高強。然後這村與那村比試。互相賭賽。如此而村村爭勝。自然有好漢出來。臨敵之際。擒捉得勝。官府又有獎賞。比那無益賭博。豈不便宜百倍。或問攢銀錢攢酒肉。那有許多費用。試問平昔賭博。極無益。極犯法之事。如何便不惜費。此乃保全身家性命。極有益。極守法之事。反

惜費乎。鄉村賽神時。各社爭強。窮家小戶。無不竭力出錢。此徒求福于冥冥之中。不可必得之數也。人倒樂意施財。今于真本事。立刻見効。大獲保全之福利事。反吝惜而不為哉。

民壯

衙門設有民壯弓兵健步等役。原為守城禦侮之用。其代耕之糈。不欲坐靡也明矣。近乃不程力技。徒備差遣。致游手混入。武藝茫如。一旦有事。尚欲召外兵。練鄉兵。反真本衙兵壯于不用。無乃倒行而逆施之乎。民壯不壯。健步不健。弓兵無弓。顧名思義。其謂之何。卽應捕固專設以捕賊者也。而技之

極按者疑當作有

未開。賊于何捕。不獨此也。各役之設。一衙門有數百人數十人者。有工食十二兩七八兩者。程工奠食。第以列顏行。執牌。票止爾。此與豢豺狼而使之噬也。何異。宜簡練以備緩急。于本役工食內。自備器械。下班日。赴演武場。聽委首領官訓教。有司官練閱之。務要三月之內。精熟。否則。即行革退。另召精勇者。技之人充當。

才能

大塊生才。原無今古。國家羅士。不限雲泥。方今時事多艱。需桓桓。赴赴之才。最急。練兵練射。不遇膂力技藝。未有謀畧出

志過

衆可爲一軍司命者。應行博訪。或精曉天文象緯。兵法陣法。三略六韜。或精舟師車陣。馬步戰法。并工神火器械。精妙入微。或膽力過人。舉百鈞。開兩石。走及奔馬。力扼猛虎。射可穿楊。當加以殊禮拔用。或高品殊才。不輕來見。有能知者。舉報。即禮聘之。其舉賢之人。并行錄用。延攬英雄。廣搜奇傑。今日。最亟務也。從來名將。或起于吹簫屠狗。或伏于畊樵販負。十步之內。必有豐艸。安得謂一郡一邑之內。遂無人哉。

唐彬聘處士

唐彬刺雍州。初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

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于邑之望。于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以次進用，各任顯要，州以大治。

趙方用名人土豪

趙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方能用名人，陳睭、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

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余玠築招賢館

余玠知重慶時，賢才淪弃，法度蕩然。玠至，大更弊政，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己居。下令曰：諸耆舊賢士，欲以謀告我者，徑詣公府。士之至者，玠殷勤款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者，隨其才而任之。播州民冉璉、冉璞，俱有文武才，聞玠賢，謁之。玠待以上賓，居旬日，請閒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少有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治釣魚山乎？玠大喜曰：此玠志也。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密聞于朝。

請不次官之。

酒民曰。天下未嘗無士也。官日倨。士日卑。能修布衣之交者誰乎。

技藝

守城非臨時守之也。未事之先。搜奇募異。凡巧思絕技之士。靡不羅致麾下。隨材任用。周謀咨度。虚心獨斷。使羣策羣力。無不畢舉。于是守法具備。而賊無可攻之隙。下至游棍使徒。鷄鳴狗盜罪犯之輩。亦必牧之。使彼各思得當。以顯其才。効其力。此用久為守城第一義也。

俠

極按牧疑當作狀

着翅人

後周韓果。性强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閒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宇文泰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破稽胡于北山。胡憚果勤勇。趨捷。號為着翅人。

泝游百金方卷三終

卷之三
城壕宜備
突門
兩敵臺之側
平城之下
當留二小門
如斗口
大週圍用極巨
堅石砌之
僅容一人
扁身出入
其厚約五尺
門口設一陷坑
內鋪釘板
賊人即陷
方為萬全
門中預備大砲
一二十門
若
賊駕行天橋
折疊車之類
必抵城下
始得施展
吾以大砲直
從兩助
更裝疊放
賊必敗走
酒民曰
此法極妙
郭青螺先生
虛臺即是此意
真發古人
所未發
且用此為突門
又便出兵
勦賊寔一舉而兩利也
城壕宜備
壕者
躲也
以躲身為義
不能躲身無貴為堦矣

突門

兩敵臺之側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週圍用極巨堅石砌之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約五尺門口設一陷坑內鋪釘板賊人即陷方為萬全門中預備大砲一二十門若賊駕行天橋折疊車之類必抵城下始得施展吾以大砲直從兩助更裝疊放賊必敗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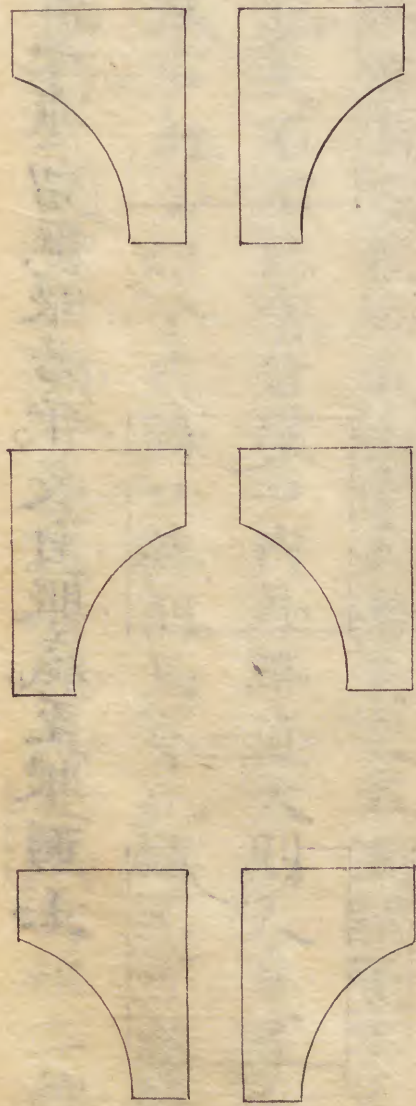
酒民曰此法極妙郭青螺先生虛臺即是此意真發古人所未發且用此為突門又便出兵勦賊寔一舉而兩利也城壕宜備壕者躲也以躲身為義不能躲身無貴為堦矣

城壕論

城身不宜大高。高則擲石無力。城口不宜太窄。窄則擊賊碍身。今城身率高六尺。幾與肩齊。城口率寬一尺。難容半臂。此無城制也。必于城身之內。各以堅石砌成臺基一層。高濶各三尺。一則免城身太薄。易于擊碎。鈎柵一則使守城軍民。便于施放器械。一則城軍無事。可以坐憩息力。凡城磚形宜如劍脊。使賊不能駐足。高自出入其氣。正又門口。設一門。懸眼。三層。平。城之。下。意。二。小。門。城。中。口。大。既。固。用。封。且。每城當中。自城面平為孔。高九寸。約磚三層。磚厚用二層。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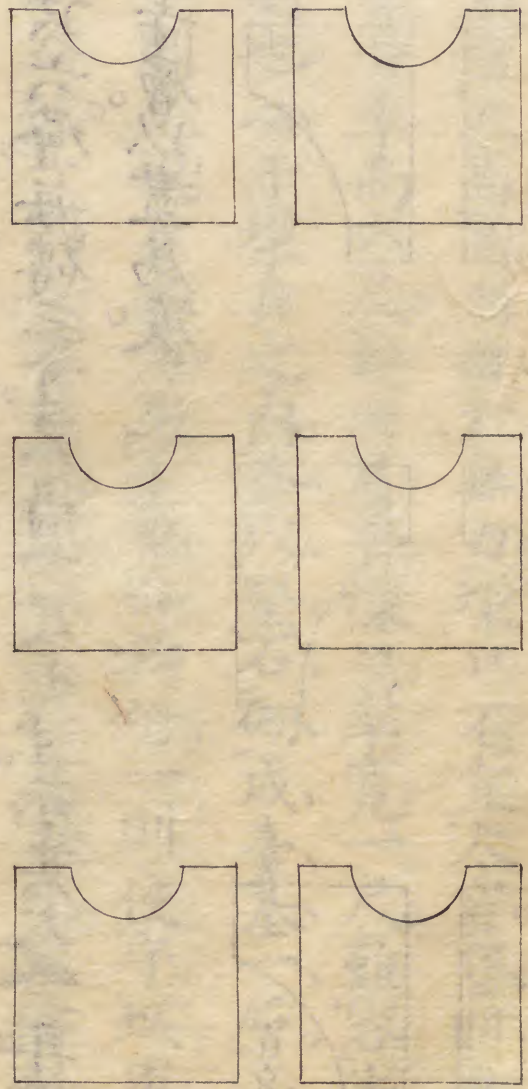
面以下。兩方磚對中為彎。漸漸下縮。每磚一模。編成層數字。號。燒于磚上。臨用只照號。城如尋常甃砌相同。庶磚皮不削。則可久。磚彎不整。則工省。約用幾丈尺深。計為若干層。今圖內只六層。每磚三寸。只得一尺七寸。示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層。以盡為度。

自高而下



以此仿後

城高若干。應留懸眼若干。長自眼底。至眼面上。



上接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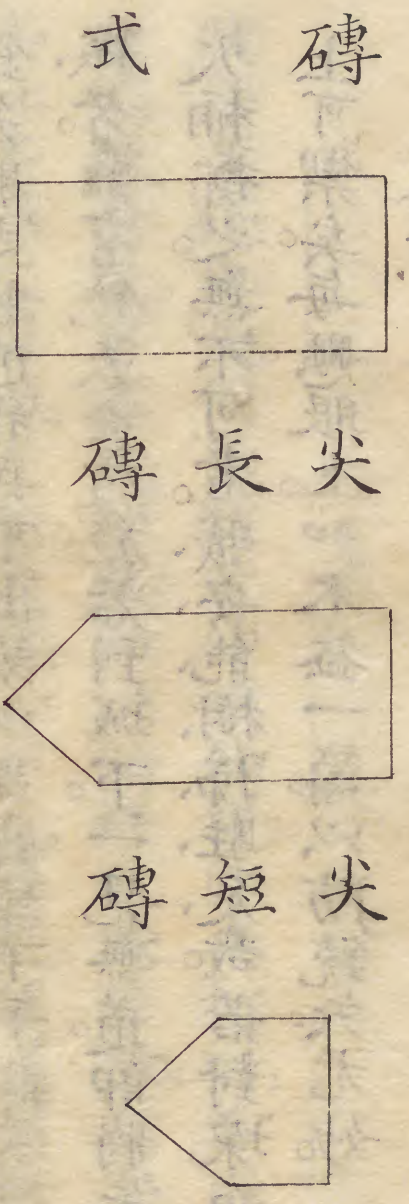
賊每叢銃與矢。伺守城者伸頭外視。卽共打射。無不中。使我身不敢當。堞目不見外賊。卽以鈎杆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兵任其掘坎布梯。直登莫禦。必有此懸眼。賊遠則瞭之。堞口。

銃矢射之。賊近。我兵不出頭。以身藏堞下。于懸眼口下視攻。城者。雖有銃矢無所施。若到城下。一見無道。卽將矢石銃子。火桶擲之。無不可者。賊安能樹梯駐足哉。若對堞而登。則堞上可禦矣。每懸眼上。加木蓋一箇。以防銃矢。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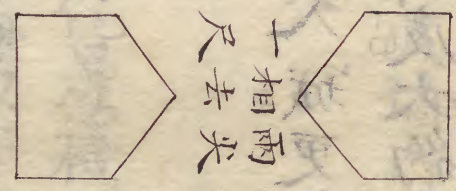
堞磚

常見城有自堞根砌成山字形者。失之太濶。賊登不可禦。身無可庇。矢石不能當。若堞口內外平直。大則人身可入。小則不能左右射。必炤今式。將口磚削為脊。此磚不可臨時砍尖。一則易朽。一則費工。須于造磚時卽用尖模。長短二種。以便

砌子其埽下身高三尺口上高三尺共六尺
不磚製
長若干橫可得長之半橫若干厚可得橫之半庶縱橫六面
甃砌皆成方乃可以久尖磚自尖作尺寸
比長磚之半



城門宜備
總引詳具設防部
今田舍翁多挾米粟尚知堅其門間謹其關鍵况合城數萬
生靈止係一門是宜萬分慎重今人做官視同禱舍故事事
苟且不圖後計若治官如治家則城如金湯矣



苟且不圖後計若治官如治家則城如金湯矣

磴道柵門內欄牆。城內附牆多留磴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今各處城內止有四門四路。甚為失計。每磴道須留一門。嚴司啓閉。一防賊人登城。一防守城人夫偷安竊下。城上用內欄牆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于射打。

內濠宜備

總論

藩籬單薄深為可虞。賊一入城更無限域。真敗道也。宜于城內設內濠一重。其深廣制度大約與外濠相配。內岸周遭作

牛馬牆。派久守之。賊即入城。牆內之人與城上之人互相夾擊。步步皆是賊之死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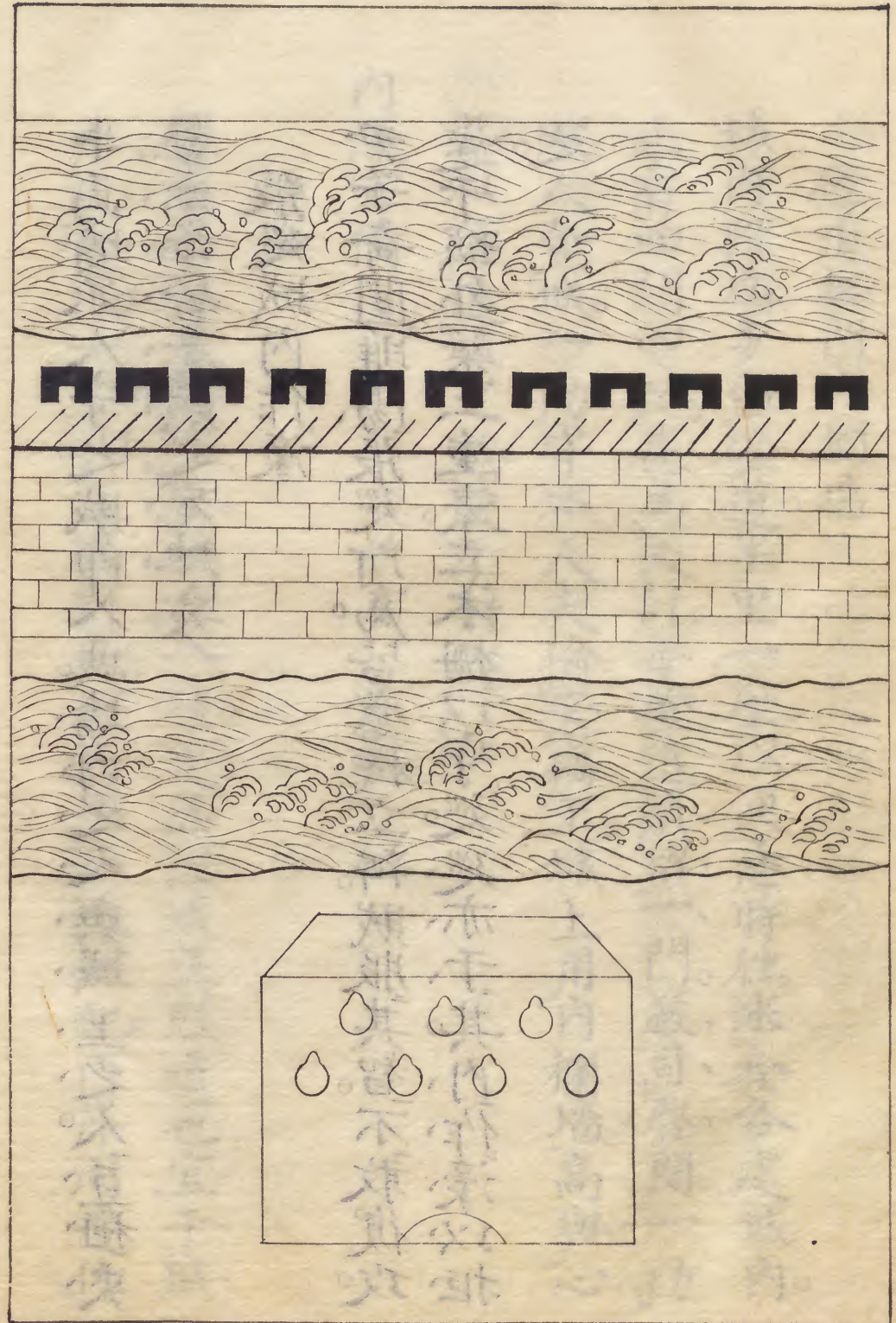
張巡城內作濠

尹子奇圍睢陽。張巡所為皆應機立辨。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築三重濠。立木柵以守。巡亦于其內作濠以拒之。

牛馬牆宜備 圖見內濠

總論

牆在城外濠岸上。濠岸不拘寬狹。狹即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逾二丈。其外為牆。磚石土皆可。三合土亦可。牆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人身不能鑽人為度。牆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為一小銃眼。可容佛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三寸高。二寸闊。以便眼瞭。高下應賊。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眼一層。寬一寸。止容手銃。上又開長眼三寸。以便眼瞭。牆脊用斧刀磚石。使不可立。賊對濠。則用銃于小眼擊之。賊眾則



巷戰宜備

用大將軍于地。眼擊之。賊登牆。用長柄大斧大棍。一擊而落。再無偷襲之虞矣。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辨。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暫于牆內收避。牆恃城為險。城又恃牆為衛。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牆人不用命。城上衆目所見。徑可擊死也。此牛馬牆所以為有用。施之水深河寬之城。尚不見其力。施之無濠處。萬分倚賴。此牆

總論

數賊入門。合城鼎沸。聽憑焚戮。惟謀奔避者。巷戰之法不講。故也。若能按巷設伏。步步陷賊人于死地。雖開門揖盜。不敢前矣。縱不能一城盡然。且于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安能為害哉。有堅城。有內濠。有巷戰。藩籬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敵。可以殺賊。或云。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鈎直截。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放火。難捍禦矣。但古來殊少佳謨。惟許達之法。萬全無弊。

許達巷戰法

許達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濬隍。貧

極按如當作如

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如。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設門竅

城內兩邊馬道口頭壘砌堅牆。直與街房相接。牆下留門。以便百姓出入。各家備鈎鎗短刀。賊一入城。橫鈎直截。又去城門一丈遠。掘塹坑一道。寬五尺。深一丈。長通街之兩邊。坑底用鋒利鎗頭長一尺釘于板上。滿坑鋪之。坑邊釘小板。以麻

繩往來絡之。上布以席。席上浮土。務與地平。不可辨認。待攻門開時。一擁爭進。自陷坑中。城上以擗石亂下。彼不敢再進。百姓若要行走。則于塹坑兩邊鋪連三大板。仍出闌于當之。恐一失脚入塹。

填閭巷

松柏榆柳棗棠椒枳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梢向外。堆羅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進城。馬自難前。又須防火。浸水令透可也。

鐵釘板

用連三大板。長通兩街。寬可一丈。釘長三寸。四指一釘。板陷地中。釘與地平。上鋪蘆席。覆以薄土。人馬踏者。兩受其傷。

陷馬坑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覆以芻草。或上種草苗。令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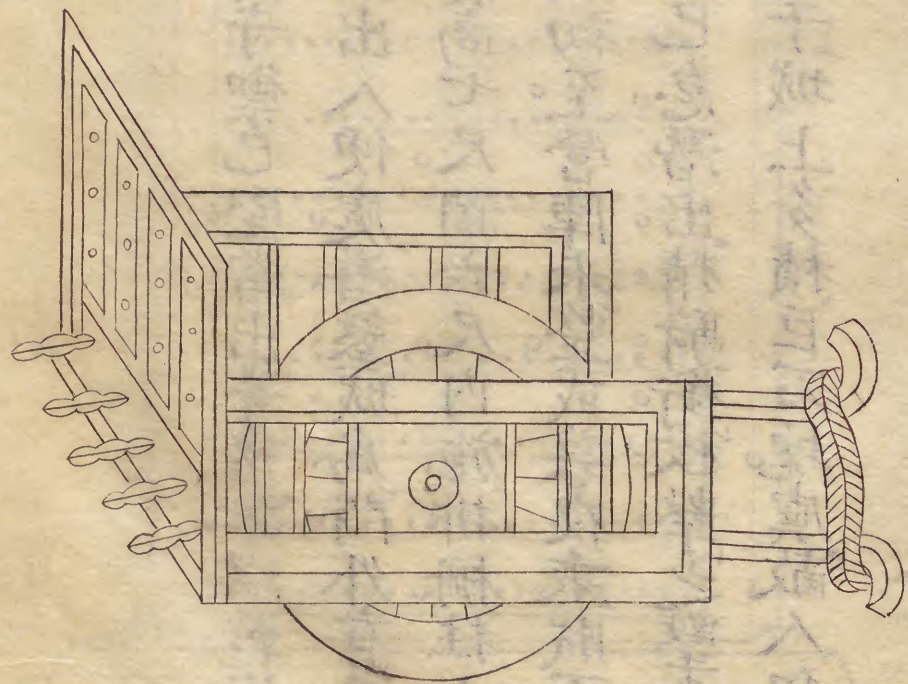
酒民曰。守城之法。使賊一入門。手忙脚亂矣。且所拒有數。安能盡殲滅哉。是或別有方畧。上四款為巷戰之助可也。

巷

戰

車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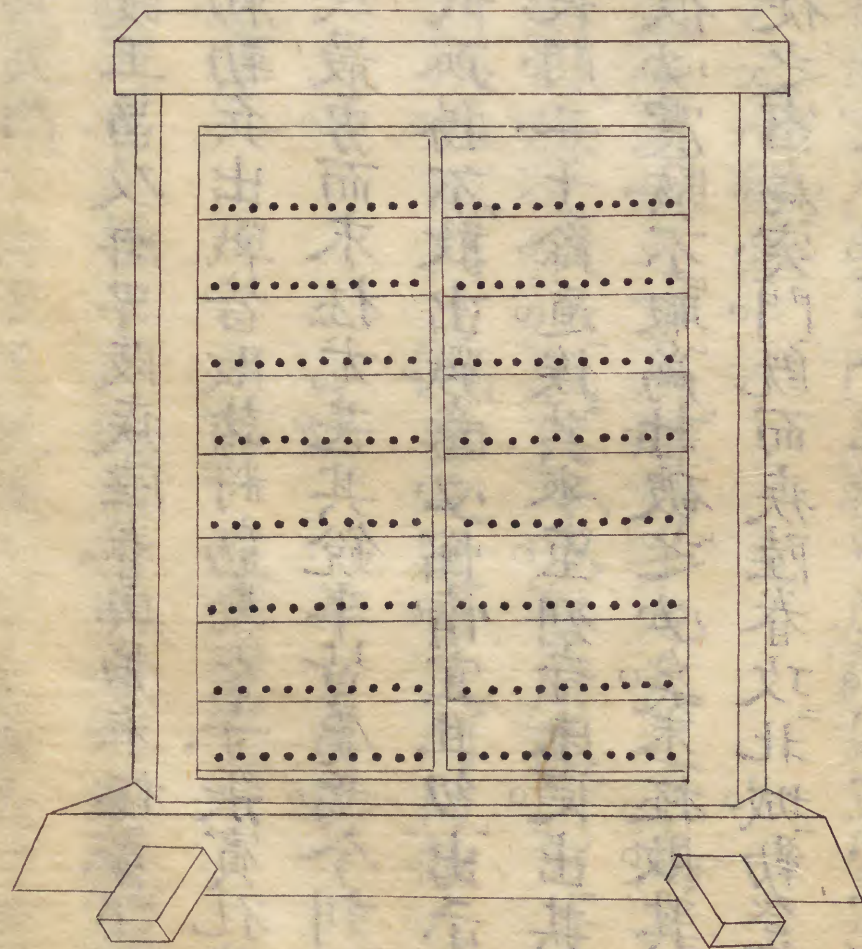


暗門宜備

總論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堅。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為暗門。于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為門。外有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柵。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急。潛出精騎。銜枚擊之。擊敗亦不遠襲。賊自疲而遁矣。仍于城上多積巨石塊。虞敵人犯門。即下石擊而斷之。

暗門式



石勒密為突門

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與弟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勒兵出戰皆敗。諸將勸勒堅守。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勇，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

計

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勒衆所獲。諸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酒民曰：藏于九地之下為暗，動乎九天之上為突。其法稍異，而意則同。總之欲以戰代守，以擊解圍，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保甲宜備。

定編立之法

將各地方挨門順戶，每十戶編為一甲，每十甲編為一保。每戶各置一小紙牌，不拘軍民親族人丁多寡，逐一填寫籍貫。

年貌生理如係已房即填注已房係典租房即填注典租某人房係外省州縣人即填注某省州縣人典租某人房又如村落中止有十三四戶准共編一甲止有六七八戶亦編作一甲如孤村三四五家亦編作一甲不必取盈于數除每戶各實紙牌外每一甲仍共實一橫長牌總書十戶長年貌籍貫并十戶人口數目俱送正官親標印記如有出入存亡增減姓名本戶至甲長處說明改注紙牌上日記簿內朔望日甲長同保約正類報正官改正底冊

編立要公平

各保甲在城者俱以府縣衙門為主分別東西南北四至以天地元黃四字分為號數編之或炤原坊原舖編之在鄉者亦炤里中都圖挨次編之不分紳士軍民一體挨編此係排門保甲無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戶挨查非有接應差遣之苦若優免便生規避且火盜生發富貴與貧賤雖均有之還是富貴家干係更大如富貴家優免晏安止責貧賤者守望救助其誰甘之

編立要周遍

各處寺廟庵堂多停留遠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

衆騙財或盜財隱名懷奸窺伺爲地方害不小須一體編入保甲冊內倡優家尤奸盜藏匿之所每月俱令隨行鄉約以便稽查不便與良家同編另實一牌勿得遺漏

巡行要親到

州縣官每月除在城朔望嚴查外仍量抽一二日乘肩輿省騾從巡行村落卽家道之貧富錢糧之完欠亦可一覽無遺不許多帶人役騷擾地方須大書禁約示衆仍查點鄉兵令其習練稽考社學令其訓讀卽窮鄉僻壤必須周編不得遺漏一處致有向隅之泣

極按編疑當作遍

火盜要救護

每甲實木鐸一箇以便傳宣戒嚴諸條目實銅鑼一面以便臨時鳴號每戶各實刀鎗鈹棍等器械以便臨時防護每一甲每日挨輪一人早閒振鐸宣傳晚閒執牌查問有無出入人戶及面生可疑之人隨即傳報甲長登日記簿內夜間在十家門首往來擊梆以備不虞遇火盜諸警卽鳴鑼爲號一傳十十傳百齊執器械併力救護不許畏避不出尤不許乘機搶奪事畢聽甲長會同保長收牌查點不到者卽登日記簿馳報府縣以憑拿究如甲長保長查點含糊不行實報及

各戶不報查點互相推避者一併嚴究

保甲長要得人

每甲卽于十戶內按糧冊選有家有行者編爲甲長每十甲卽于百戶內按糧冊選有家有行者編爲保長須四十歲外五十歲內者令衆人公舉爲安方有精力幹旋若六七十歲則筋力衰耗且易犯多得之戒編定州縣官卽將保甲長年兒籍貫親注冊內仍各實油腰牌書給之止令朝夕專心化導鄉民其迎送及火夫等雜差俱免平時止聽正官調度稽查不許委佐貳巡捕等官查點生擾

保甲長要優禮

保甲長專爲化導鄉民而設差役旣免卽地方有事勿擅行拘喚傷體一年內化導無怠舉報善惡公實者正官申報道府記名旌善亭三年內無怠者道府申報兩院給劄付頂帶送扁旌其家如奉行不勤舉報不實查確究革記名瘴惡亭另選有家有行者補之

登報要公實

戒嚴諸條遵行無犯者各甲長每日查明卽于日記簿內公同衆目注遵法二字違法者初犯甲長約各戶同戒諭之不

聽再同保長戒諭之。又不聽。方許登簿報官懲治。如隱匿不記。與登記各戶善惡不公不實者。地方各自有口事發。從重究革。各地方人戶告狀于証。止許用本戶左右鄰與本甲長不許另用私交親友。違者即係誣告。

講會要舉行

審編既定。即移文該學。請鄉士大夫數位為約正。無則推高年耆德者。選生員五、六人。真辨會事。講會不拘何所。止尋空濶可容人處。願聽講者。不論貴賤。依次站立。不許喧譁。講會日。保約長同甲長老人。寅時先至會所。埽除陳設香案。宣講

極按倫當作倫

聖諭。若有姦民干碍倫理。難以緩縱者。即時公舉呈究。不必拘定講約日期。

善惡要旌瘡

無論在城在鄉。俱設旌善瘡惡二橫牌。大書姓名。用昭懲勸。倘有改節。即于旌善牌上去其姓名。另真改節橫長牌。大書其姓名。倘能改過。即于瘡惡牌上去其姓名。另真改過橫長牌。大書其姓名。庶為善克終。改過不吝。其于化民成俗之法。尤大裨益云。

十家牌法

甲
凡寘十家牌。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逐一查明。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官以備查考。遇勾攝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邑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并治同甲之罪。如此則奸偽無容身之所。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內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恃強不聽者。相率稟官。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詞狀涉誣告者。仍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

每日各家招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果能實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高才遠識者。不必更立法制。其于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也已。

居士曰。有司如能辨全副精神。行保甲爲治之道。思過半

矣。士曰：昔者，（此處文字模糊）。定里甲法。

各省府廳州縣各有有司分理之。院司道府統治之。每州縣有里。里有甲。甲有戶。國初制極盡善。凡里老地方諸人各舉德行著聞通明道理者。使爲一里模楷。此卽古重德重齒之意。邇來不問德行年齒何如。惟于一里中推一人爲里長。以至十里皆然。類皆貪暴無耻棍徒。日以蠶食弱戶爲計。兼以不才有司刁惡衙役需索里長。里長因一科十。民之呼天籲地誰復恤也。至于地方鄉約保正諸人。類皆半丁不識貪

擇

鄙棍徒。有司任意作踐彼等。彼等任意橫行鄉里。欲化行俗美惡可得乎。竊意一如國初之制。于一里百戶中。許高年有德通曉文理者數人。擇其尤賢者爲里長。有司以禮相接。免其差徭。次者爲老人。或本里致仕士夫。舉監生員。山林隱士。德行可爲人範者。有司禮聘。使爲鄉約正副。里人咸令師之。又選公廉識字百姓。使爲地方總甲。每里擇寬間處所。爲羣講之地。每月約正副里老地方並本里人戶。咸許入會。聽講格言善行。有關世教諸書。善惡皆有簿籍。一如前式。當事者更酌時勢而實行之。此三代之治也。

鄉村緝盜法

編十家牌。不立牌頭者。防脇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賊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鄉村。庶衆志齊于一。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炤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于要地。真鼓一面。相去稍遠者。起高樓。真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後

十

極按把疑當作扼

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真柳一具。一家有警。擊柳。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有司。仍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事虛文。

地圖法

地圖一法。可以簡田畝。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險易。障塞水陸。衿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視都知野。知國可考。據而知焉者。也。政事之暇。時往一二緊要村落。特省農功。而因以親驗其肥瘠。險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有下落。自此以後。興徭作賦。設備追胥。不知省却幾多氣力。絕却幾多弊端。此惟實心。

爲民者能行之。否則徒增一番騷擾。後日竟委之故紙無用耳。

分方法

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各不同。總以四至衢巷。分爲一方。本方之中。推年尊而衆服者一人爲方司。擇公而有力者二人爲方保。有心勤力壯。上善承值官府。下善采訪民情者二人爲方甲。能舉五百觔。手開十力弓者六人爲方卒。此八人者。各有代耕之祿。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屬之。本方奸細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富。責令司保等人從公確報。

如小心奉法。則有優賞。若清查人戶之時。或受賄賣免。或乘機報復。或借端索詐。一有此等情弊。卽許被害之人。指名呈首。審實定以軍法從事。當時梟首示衆。若如予逐段分方法行之。則每方之中。不過數十家。每家之中。不過數人。出入閭里。朝夕相見。卽其人之面兒。姓字。尚可一見而決。至于孰良孰奸。孰貧孰富。自不可得而掩矣。一值兵荒之日。卽以本方之富。而賑其本方之貧。則數少易給。不以難繼爲憂。因以本方之貧。而僱于本方之富。則計功受值。不以冒食爲愧。卽有罷癘殘疾。老弱婦女。安坐而食。數亦無幾。富者亦可作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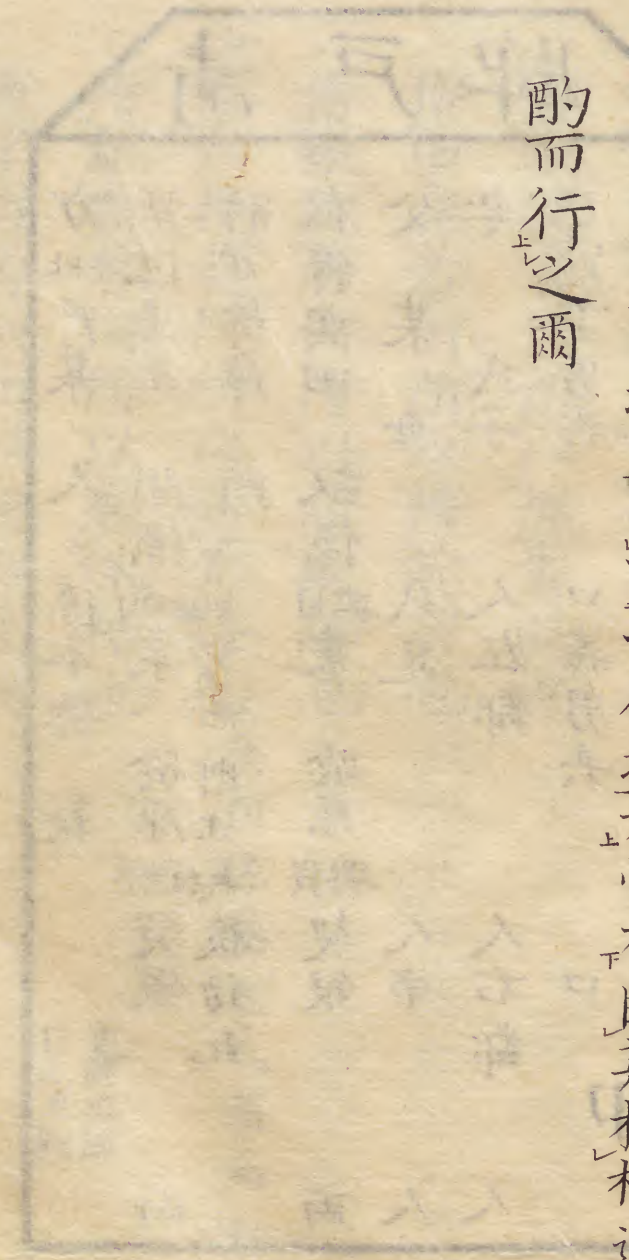
德。想。而。不。必。屑。屑。計。之。矣。

酒民曰：分方之法，其利有三：清查人戶之時，奸豪不得隱
冒，一也；賑濟之時，本方自濟，本方更無一人得以攬越擠
塞，誼叫紛爭，二也；有警之時，富者捐財，貧者效力，彼此相
資，不為浪擲，且貧民得生，內變不起，三也。昔熙寧就村賑
濟，張詠、炤、保、糶、米，徐寧、孫、逐、鎮、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
用此法也。

居士曰：前已有編立諸法，此又載分方法，併方司方保方
甲方卒者，總以備當事者之參攷也。今各省府廳州縣南

土

北異地，風土異宜，廣狹異制，均之一法，或用之，此邑則安
用之，彼邑則擾，有未可一律拘者，惟在臨期相機通融，斟酌
而行之爾。



清戶牌式

| | |
|-------------------|-----------------------|
| 清 戶 牌 | |
| 方 _姓 戶某 | 人 係本縣籍 |
| 見住房產 | 間係 _{自業} 驗原契銀 |
| 別方房產 | 所式如前無則注無後仿此 |
| 在縣典田 | 畝係 _{自業} 驗原契銀 |
| 父 某 母 | 氏兄 人弟 |
| 妻 氏子 | 人左鄰 人右鄰 |
| 已冠下男共 | 口義男共 |
| 老弱婦女共 | 口僱工共 |
| | 口 印 |
| | 人 人 兩 |

右牌稽縣籍者何所以辨流寓也

稽生理者何所以辨游民也

稽職役者何所以辨貴賤也

稽田產者何所以辨貧富也

稽銀數者何所以防欺隱也

稽六親者何所以防介特也

稽鄰舍者何所以嚴保結也

稽丁男者何所以便差役也

稽口數者何所以計廩給也

無所係屬之人易為奸盜

粟宜備 詳見積貯部

總論

守城賴民。養民賴食。是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况賊寇臨城之日。四方援兵集此。避難百姓萃此。萬口待哺。急于常時。一或不備。無慮外攻。內變。先起。歷觀往牒。見有兵精將勇。城高池深。但坐無食。自破者。十居八九。歷引前車。筆之于左。以見食為民天。乃守城第一要務也。

耿恭食筋革

漢車師與匈奴共攻耿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死亡餘數十人。

臺城雜食人肉

梁臺城被圍日久。軍士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于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

睢陽括人為食

唐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斫木皮。鬻紙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

殺以食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城破所餘纔四百人。食盡士曰。城米一石。值木文。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緒食盡。一鼠直錢四千。

奉天采蕪菁根進御

唐奉天攻圍經月。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繼人于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揚州兵自食其子

元阿木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兵有自食其子者。時李庭芝守揚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元褚不華扞禦淮安。賊掘塹圍之。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鈔。攻圍日急。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城陷。

酒民曰。以上數條。觀之無食之害。至于如此。凡有守土之責者。宜預講積糧之法。然保甲行而積糧易矣。

水宜備

耿恭拜井

漢耿恭據疏勒城。匈奴來攻。于城下壅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笮馬糞汁飲之。恭嘆曰。昔戡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眾呼萬歲。于是令士卒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以為神。引去。

李允則濬湖穿井

宋李允則遷如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閒穿井。未幾契

極按如當作知

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之。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

高歡移汾水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苟金龍妻絞布絹衣服水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龍病。梁兵至。不堪部分。其妻武氏帥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武氏命取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

青澗城

宋种世衡建言城故寬州。以當寇衝。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錢。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為青澗城焉。

揚銳浚井

明揚銳守備安慶。聞寧濠變作。於城中治兵。兵多浚井。居士曰。他如句安李歆分糧聚雪。北魏作地道洩虎牢井。西川民飲摩訶池泥汁。皆無水之鑿也。

薪宜備

總引

城上燒賊。必須稻草乾柴。先期派價與柴戶。領買千萬束。堆寘空閑倉廩。以需急用。

臺城壞尚書省為薪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薪。至是壞尚書省為薪。

淮安撤屋為薪

元褚不華圍淮安。芻餉皆盡。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盡城陷。

酒民曰。積薪不如積炭。積炭不如積煤。以炭可免延燒。煤

尤堪露積也

芻宜備

臺城判薦飼馬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而不備芻。至是撤薦判以飼馬。

鄴城淘牆麩馬矢飼馬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城中芻盡。淘牆麩及馬矢以飼馬。麩與職反。初以麥雜土築牆。今圍急乏芻。故淘之以飼馬。

鹽宜備

臺城身腫氣急

臺城之閉。不備魚鹽。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

潁川攣腫

魏高澄攻潁川。時城中無鹽。攣腫死者十八九。

賢才宜備

曹真使郝昭守陳倉

魏曹真以諸葛亮徵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郝昭守陳倉。亮果出散關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

梯上人皆燒死。亮用衝車。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于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穴。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井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亮糧盡引去。

酒民曰：此備賢才之效也。曹真可師矣。

精勇宜備

臥彪

北魏李宗深。沉有將畧。在壽春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

練卒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濶。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伎藝宜備

總引

為主將者。延間軍中。或民間。奇謀勇力。機捷跡跡。精伎辨口。

之士。如雞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

錢工三

史思明圍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安邊錢工三。善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又賊為梯冲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賊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錢工三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搭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

甚眾。賊眾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居士曰。太原之不破。皆一錢工之力也。藥籠中物。豈可少

哉。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總目

- | | | | | | |
|----|----|----------------|-----|-----|----|
| 鐵匠 | 弓匠 | 箭匠 | 弩匠 | 火藥匠 | 甲匠 |
| 木匠 | 石匠 | 銀匠 | 鑄冶匠 | 泥水匠 | 裁縫 |
| 銅匠 | 皮匠 | 竹匠 | 油漆匠 | 紙劊匠 | 窑匠 |
| 畫工 | 醫士 | 皆係必用之人。各宜設局處之。 | | | |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目

弩箭 弓矢 鑄斧 槲木 鈎鎗 鎗

齊眉棍 長槍 神砲 烏銃 毒烟 火箭

三眼槍 捶衣石 磨盤石 杵頭 鐵鉛子 紙

高牌紙 筆硯墨 斑猫 焰硝 柳灰 石灰

水缸 水絮袋 醋水盆 蠟燭 燈籠 香油

葦席 雜柴 雜糧 麻 大小碎石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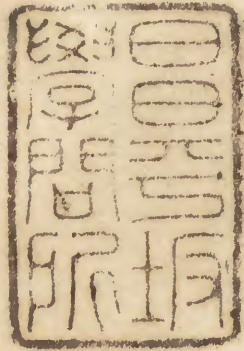
草苫 尿管桶 用物未易枚舉此特其大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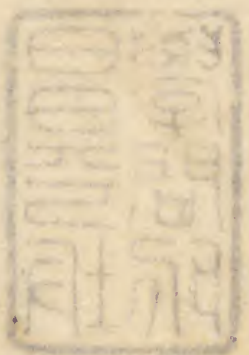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于神砲。今神砲已貯而銃臺未築。是以有用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嘗歷覽海島見濠澳夸所築銃臺制度極精。大約造之城上于城頭雉堞之下。做一石竇。以使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銃之伸縮。真堅固之極。活動之甚。比之寧遠銃臺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處。宜仿此式造之。

便





東坡詩話卷之

其時之甚且三軍並發大不勝同令京師分盡關廟三
寶如蛇負錢船內四時第一會以觀其之輪轉真望國其
榮勝德隆美社群大欲整之知也示以照許和之不烟一
出以亦思之然置之無曲之此也昔想首其處且索其筆
本和之之景其後清美林平林嶼令師與子而於臺來宋

京師詩話卷之五
東坡詩話卷之五
東坡詩話卷之五

